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李廷對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公忠　引薦　襃賞

公忠

士君子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公忠之義諒在兹矣乃有典司邦憲表式朝右厲氷霜之志執金石之心正色不回讜言無隠竭誠於顛越之際獻規於疑貳之始或明

辨其飛語或申雪其寃訟以至逢危殞命抱義立節千古之下莫不仰其清風而思見其人者也

後漢种暠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横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楊衆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

晉劉暾為司隸校尉時惠帝立羊玄之女為皇后成都王以討玄之為名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河間王顒矯詔遣尚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

家毁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還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纒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巳犯闕稱兵焚燒宫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静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詰金墉内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户殘破廢放空宫門禁峻密若絶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愚智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

人而天下喜悦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兗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已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顯見表大怒乃遣陳顔呂郎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初羊后反宫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隷忠誠之志得有今日

唐蘇珦垂拱初為監察御史則天使珦按韓魯諸王獄

珣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珣執奏不回則天不悦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神龍中珣為右御史大夫㑹節愍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洛為得罪者所引珣因辨析事狀密奏以保明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為户部尚書

蕭志忠為御史中丞中宗神龍三年自節愍太子舉兵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兄弟侍

御史冉祖雍紀處訥共誣搆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
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因此欲加㓙忍帝召志
忠令鞫其狀志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豈不能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羅織竊念宗社存亡實在
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
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
下傳說足明冉祖雍所奏咸是搆虛帝旣與相王公主

素相友愛深納志忠之言志忠自此又彌加保護由是
公主獲安
盧奕為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禄山犯東
都與留守李憕誓無避死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
所執與憕同見害
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
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
涓周歴壖囿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

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馬德宗時在東宫常感
渻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
不相得滉奏免渻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渻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齊映興元初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
執轡會帝馬驚跳奔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
乃止帝問故對曰馬奔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
雖臣萬死何以塞責帝嘉歎無已

孔緯為太子少傅時沙陁逼京師昭宗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田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黄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鷄候館詔授緯御史大夫時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上張流切下音窒並為亂兵所剽匹妙切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論事蕭遘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綿綿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綿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

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騑音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禀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人豈不懷但盩厔剽剝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塗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為謀吾行决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覲羣公之意未有發期僕

忝憲閫不宜居後道塗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綿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鷄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引薦

詩曰蒸我髦士蓋美其得賢傳曰舉爾所知誠廣其薦善況夫總司彝憲糾正庶工固宜念則哲之明先舉類

之義審擇儒雅博衍儁良薦於朝廷縻以組綬其或忠讜之士邪佞所仇文致厥辜淪陷非辟而能表薦其行請宥其刑皆所以為國愛材進人以道劉楚之詩斯作沉僚之歎罔興豈止致位於台槐受寵於龜紫固可以紀其勞懿為南司之表式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湯湯數稱薦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又以倪寬為掾舉侍御史擢大中大夫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繁延壽為御史大夫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切聞谷永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貢禹為御史大夫琅邪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禹除為屬舉侍御史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林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

感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悦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

樊準為御史中丞時龎參坐法輸作若盧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邉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龎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

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覯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應奉為司隷校尉時河南尹李膺奏按羊元羣贓罪元羣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

王㻋其炤秉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切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糾之以法衆庶稱宜李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令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紀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

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幷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後魏元匡為御史中尉高選御史高道穆奏記於匡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又以内行長山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

李彪為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酈道元秉法清勤引
為治書侍郎
高道穆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
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
北齊崔暹東魏孝静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
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
史世稱其知人
唐張循憲為侍御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

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秋官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李棲筠為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帝已踈忌載拒而不納是時帝委腹心於

栖筠亦嘗薦延之帝曰郢方為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
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採拔豈使為姦人用乎即日
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崔寧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
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
狀遂寢
常貞伯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袁滋為鄂岳從事部
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貞伯聞之薦

為侍御史
高郢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郢表授殿中侍御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及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知其重貞退者時論嘉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櫟陽尉徐晦本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

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夷簡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奬拔於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帝有翼為御史中丞奏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侍御史

知權制曰御史中丞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八例以中臺郎一人稽叅其事以重風憲如處誨族親冑貴能愽文論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誨當居内廷草具啓𠅤自以疾去于今惜之俞其言如我得有翼為爾之知已子為有翼之德鄉上下交舉豈有私受勉修職業所報非一

後唐蕭頃為御史中丞請孔邈為御史

褒賞

夫處風憲之地當糾繩之任綱紀所屬委賴尤重而能方嚴以自律勁直而不撓彈擊違謬無所畏避摧伏豪横未嘗寛假侃侃而正色蹇蹇而匪躬善守厥官不懈于位繇是推懋賞之典加異數之寵申之以賜予賁之以來章形於詔奬接以體貌敦勸以聳其氣慰勉以成其名故首公之臣立志之士莫不感激以思自効摩厲以期稱職然後知信賞之為勸非可以忽已

漢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隷校尉剌舉無所避帝嘉其節

加豐秩光禄大夫

後漢宣秉字巨公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横民間百姓逞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

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鮑永建武十一年為司隸校尉以事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鮑昱永子中元元年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群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

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隷也

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晉李憙武帝時為司隷校尉劾中山王睦等各占官三更稻田詔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勑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為二代司隷朝野稱之

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隷校尉咸前後固辭辭旨懇切武

帝不聽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
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於
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元康四年卒官時詔贈司隸校
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
劉暾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等
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
熊遠為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
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徐羨之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蕭惠開為御史中丞百僚畏憚之入為侍中孝武詔曰惠開前任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江淹在齊為御史中丞多所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張緬為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陳袁憲為御史中丞領羽林監常陪讌承香閣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

後魏李彪為御史中尉多所劾糾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悦為治書侍御史正色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元匡為御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彈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其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

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

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崔暹仕魏為御史中尉神武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神武帝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彊遂使遠近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代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為

擁之而綏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項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堦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導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澄神武長子文襄也勸奬之力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

莫不畏服

隋柳彧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文帝嘉其梗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恱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勑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游元大業中為侍御史遼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元案獄數其罪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太宗幸其第視疾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崔隱甫開元中為御史大夫羣寮側息玄宗嘗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劾勲臣管崇嗣失禮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盧坦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勅貢獻肅宗召坦對褒慰久之

裴度為御史中丞時吳元濟盜兵柄求襲父任憲宗徵師伐叛詔度廵營壘勞士卒度計其險易寇陳攻取之策帝深然之遷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王播為御史中丞入閤候宰相出方隨之異常例也

後唐許光義明宗天成四年除御史中丞光義謝賜絹

五十疋銀器一事

劉贊為御史中丞長興二年十二月詔曰國祚中興皇綱再整合頒公事徧委羣臣先勑抄録六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御史臺官員等或同切催驅或遍專勘讀校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奬酬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贊近別除官今加階爵宜從別勑處分吕琦姚遐致宜加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勲于遼李壽並朝散大夫徐禹卿張可復王曉並賜緋

魚袋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剛正

書曰剛而塞強而義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矧夫風憲之任抨彈攸屬所以案舉不法表正庶尹震肅綱紀奮揚威望而能雅志公亮峻節森厲舉遵直道無所屈撓善善惡惡不吐不茹使邪臣知懼懦夫有立須復逆

忤貴倖搆聚怨隙被以巧詆陷於深文亦無憚焉斯古人所謂執德不回當官有守者也

漢嚴延年為御史掾舉侍御史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之

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隷校尉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賔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

欲收之章追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入公門自歸上歸自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隷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隷校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為光禄大夫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數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飱之名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禄俸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

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臣欽若等曰堯史不載姓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專

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裁幸帝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廻避平恩侯許伯入第（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言自尊抗無所屈也）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臣欽若等曰魏侯魏相也）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屬猶佯也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沐猴獮猴坐皆大笑寛饒不説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言如客舍行客輙過之故多所歴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乃解

孫寶字子嚴哀帝即位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以當熊事懟而嫉之傅太后

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隷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揚我惡（擿觖謂挑發之也）我當坐之帝乃順旨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禄大夫龔勝固爭帝為言太后出寶復官

鄭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貢禹也）名公直

消勲為司隷校尉時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義渠北之

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假猪連繫都亭下以深厚之假壯豕也商兄弟會賔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遣曲也奏可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令丞相宣薛宣也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信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誖逆順之理誖乖也宣本不師受經術因

事以立姦戚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印書欲專權作威乃害於國不可之大者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顧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後漢鮑永建武中為司隸校尉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何敞為侍御史章帝時尚書僕射郅壽譏刺竇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諍臣七人以自鑒焰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輙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

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横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清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書奏壽得減死論

宋意為司隷校尉和帝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廻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周紆初為洛陽令部吏止奸亭長霍延遮止拔劍肆詈皇后弟竇篤坐免後為御史中丞又坐免竇氏貴盛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

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復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

竊之亂永惟王莽簒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

華松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松奏馬氏三侯羣豪歛手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廻避

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僞不避豪戚以嚴厲名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

苛刻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毎請託受取詡輙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日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即

日赦出詡

李膺桓帝時拜司隷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

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沭不敢復出宫省帝怪問其故竝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韓演為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賔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

袁紹為司隷校尉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獻帝也）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

東門而奔冀州

魏王觀字偉臺明帝幸許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吳徐愿為侍御史性忠壯好直言

晉何曾魏世為司隷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于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

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

劉毅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武帝咸寧初為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

人以殺方之諸葛豐蓋饒寬二人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常因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

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較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景皇后從父弟羊琇為中護軍琇輙乘

羊車穀糾劾其罪琇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穀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劉暾為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輙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後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

崔洪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

傅玄為司隸校尉性峻急不能有容每有奏劾或值日

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劉喬為御史丞齊王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

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肜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杜錫為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

求交於錫而錫距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

江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容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黙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容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司馬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

科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宋荀伯子為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其言切直

鄭鮮之仕晉為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

殘遂盜發客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案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執法無所屈撓

傅隆為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

南齊王思遠明帝輔政為御史中丞時臨海太守沈昭

畧贓私思逺依事劾奏帝及思逺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逺不從案事如故

袁昂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貨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山隂令虞肩在職贓汙數百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黄陸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人帝曰卿識陸之不杲答曰臣不識其人時陸之在御側帝指示杲曰此

人是也杲謂陸之曰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陸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强禦

到洽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

張綰再為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廻避

張緬為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

江革為御史中丞彈奏權貴一無所避

劉潛為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劉覽為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噛行路覽噛家人

陳袁憲為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

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

傾朝野直兵鮑叔徽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道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元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徐儉為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為儉所糾劾後王深委任之

褚玠為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甚有直繩之稱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四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剛正第二

後魏高謐獻文時為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甚見稱賞

李彪為御史中尉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屛氣帝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

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悦拜治書御史正己當官不憚强禦禀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孝文詔褒美之

王顯為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僚肅然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公勉之顯嘿然他日人謂固曰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

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

山偉為內行長孝明初御史中丞元匡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

綦儁為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

貴排僑騶列僑忿見於色自入奏之

封回孝明時為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

崔亮為御史中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勅亮推治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

酈道元為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高恭之字道穆御史中尉元匡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為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則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後道穆為御史

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時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

又云恭之為御史中尉兼黄門侍郎外秉直繩內參機密諫諍極言無所顧憚

北齊趙郡王琛魏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近肅然

司馬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

後周王誼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

隋柳彧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文帝嘉其婞

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小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愻是銜之或時方為帝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梁毗煬帝即位為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

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房彥謙煬帝世徵為司隷刺史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隷别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敢為恨

游元大業中為朝請大夫兼侍御史宇文述九軍敗績帝令元案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囑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

公任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勵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李德饒大業中為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

陸知命初為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繇是待詔於御史臺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

唐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武德九年十月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户請給絹一疋太宗曰朕於天下唯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户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思之至也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虚名用心若是豈當朝寄請鞫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爲率貧人賴焉

柳範爲侍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

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韋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比以小事不足介意今日以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韋失色而退

李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時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

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

王義方高宗朝為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為萊州司戶參軍義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

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義府大怒義方至萊州又為義府中傷竟坐免官

王本立為侍御史乾封中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乗長官戢轡辭而上馬本立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

魏貞宰為監察御史深為高宗所委信嘗從容問曰外間以朕方自古何天子也對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帝曰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代英傑時人以為臯陶

稷禹之流而使不免貧賤死於草澤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也帝曰我適欲用義方為著作郎聞其巳死既往不諫追悔無及貞宰曰比部員外郎劉藏器才行相副陛下所知今年尚七十始為尚書郎陛下徒歎王義方巳殂藏器見在何為棄之馮唐所謂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默然

王無競為殿中侍御史正班於閤門外宰相團立於班北無競前曰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揮之

請齊班時朝議是非參半

蕭至忠為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韋思謙為監察御史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

人地思謙奏劾其事大理丞張山壽斷遂良徵銅二十斤少卿張叡冊以為價當官估罪宜從輕思謙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且園宅及田不在市肆豈應用估叡冊侮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當誅高宗曰獄刑至重人命所懸叡冊由憑估價斷為無罪大理之職豈可使此人處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叡冊亦貶官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

臣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乾封中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思謙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摇山嶽震懾州縣誠曠官耳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恊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繇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

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横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後為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詞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姑息為事耶

張仁愿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鳯閣舍人張嘉福與雒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之為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

蘇珦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珦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珦抗議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珦於河西監軍後為右肅政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雍州人韋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為三思所搆中宗令斬之珦奏非時不可行刑繇是忤三思旨轉為右御史大夫尋出為岐州刺史

馬懷素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配徙嶺表太子僕射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等送之郊外易之大怒後使人誣告貞慎與元忠謀反則天令懷素按鞫又遣中使促迫諷令搆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

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繇是獲免

宋璟為御史中丞張昌宗恩幸之盛歷代無比長安四年秋有許州人楊元嗣上言昌宗去年九月遣方術人李孔泰卜相孔泰謂昌宗面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即天下歸心則天令鳳閣侍郎韋承慶司刑卿崔慶與璟推鞫之承慶奏言昌宗欵稱所得李孔泰占相之語既已聞奏准法狀當首露孔泰輙出妖詞請付法科

罪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曰昌宗既位列九卿爵窮五
等榮貴之極理絶覬覦召問卜祝之流已是心懷悖亂
況孔泰卜得純乾卦云是天子卦如知狂妄之詞何因
不即擒送近雖自奏終是包藏日久准法合處斬破家
請收付制獄更窮理其罪則天久而不答璟又奏曰臣
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若不禁身推勘臣恐天下歸心
於昌宗伏乞陛下以義斷恩允臣此奏則天曰卿且停
推勘待更詳簡文狀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向觀宋璟

所奏事緣社稷不為身謀願陛下可其所請竟不許又載

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横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泰泰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推勘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悦内史姚璹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命易之等詣璟辭謝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中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

魏傳弓神龍中為監察御史時監門左大將軍薛簡内

常侍輔信義尤稱縱暴傳弓將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既黨附宦竪乃謂傳弓曰信義之徒深為安樂公主所眷威勢甚高言成禍福何輙請殺之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繇此輩弄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從一無以答但固止之傳弓又劾奏銀青光禄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姦贜四十餘萬請置於極法帝召傳弓傳弓進曰刑賞者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帝乃削惠範銀青光禄大夫寺主

放歸于家惠範者長安胡僧也常好游權門與易之兄弟相善後張易之等伏誅又安稱預謀遂賜爵上庸郡公加銀青光祿大夫俸祿同于職事又常表稱先聖功德留付貧道固請於東都創造聖善佛寺及帝幸長安又勸請於長樂坡造大像凡所靡費巨億萬計府為之虛竭海内寃之俄又制授簡校聖善中天及上都西明三寺主帝又御行親送之惠範既權震外内當時莫敢言者一朝遽為傅弓所奏朝野莫不稱慶

袁從之為左御史臺侍御史景龍中長寧及安樂安定等公主多縱奴僕刼掠百姓子女以為奴婢從之悉收主家奴僕繫獄將窮竟其罪主遂訴之於帝制令放免從之又執奏曰陛下今若曲受主言而縱奴掠良人何

以理天下臣知放則免罪於私門劾則得罪於公主終不忍全身遠害屈法偷生惟陛下垂炤察帝竟不納薛讜光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讜光録狀彈奏或請寢之讜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可矣遂與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反為太平公主所構出為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賔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館學士

崔日用為監察御史神龍中為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知之遽奏于中宗時普思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

王志愔神龍中為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

韋虚心為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懐忠侍中劉幽求意欲寛假虚心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

楊瑒為侍御史開元初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為日知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

司若遭恐脇以成姦人謀御史臺固可廢也𤣥宗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黜縣丞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臺中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𤣥宗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所委

翟璋為監察御史裏行會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璋知班乃牒中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入晚遂為所擠出為岐陽令

韋陟為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㫖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顔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繇此踈陟

張鎰為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呵責邑人内侍齊令詵詵銜之搆誣外發鎰按驗擬當降官及下有司擬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樅必免死某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

夫人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執奏止縱罪故縱得配流鎰貶撫州司户

嚴郢為監察御史道士申泰芝託使鬼物却老之術得幸於肅宗因使往湖南宣慰受姦贓鉅萬又以訛言惑衆潭州刺史龐承鼎按其事以聞肅宗不之信召泰芝赴京師下承鼎於江陵獄詔郢窮理之郢具以泰芝姦狀聞帝又令中使與觀察使吕諲同驗理諲亦執奏泰芝姦狀帝皆不納時御史中丞敬羽希旨附會泰芝郢

堅爭其事帝大怒叱郢令去郢進而言曰龎承鼎所奏申泰芝贓得贓狀按為妖言皆泰芝書跡而泰芝之所論承鼎捕魚放生池國忌日殺羊事皆微細又無證驗陛下奈何欲罪承鼎而宥泰芝臣雖殺身不敢順旨收繫泰芝引支證廷辯曲直帝曰卿且罷去郢復上疏理承鼎且言泰芝之妖逆罪在不捨臣縱殺身尚當尸諫況今未死豈敢求生詞甚切直帝大怒竟杖殺承鼎流郢於建州頃之泰芝之妖妄不道伏誅乃追還承鼎本官召郢

復為監察御史

顔真卿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

李勉為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李衎為殿中侍御史代宗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寮於興唐寺行香内侍魚朝恩置齋饌於

寺外之商販軍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衎與户部郎中相理造以正言折之衎詞直而强突頗忤朝恩遂罷會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酬任遇之恩華原尉侯莫陳忞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臺參栖筠面詰具勞考忞恐懼不敢隱諱乃以詐冒成優問其故即吏部侍郎徐浩私戚京兆尹杜濟吏部侍郎薛邕因緣請託共成罔冒三人皆宰臣相厚

遂劾奏之帝依違未決栖筠陳請之際屬日蝕帝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敬戒於明堂帝繇是感悟坐忤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中朝選用帝皆密訪於栖筠栖筠盡心知無不為四五年間載克位而已

王翊為御史大夫貞亮鯁直名於當代

實參德宗初為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言天下事又與

執政議多異常帝器之或參決大政時宰相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貞元三年十月擒獲謀逆賊李廣孔等六人令中官王希遷鞫之於内侍詔獄皆款伏參請令三司覆驗詔從之宰相李泌亦有所請與參同

穆贊為御史中丞以強直不附權倖卒為裴延齡譖毁罷官無幾又貶饒州别駕

武元衡為御史中丞順宗初即位王叔文專政以其黨數人為御史在臺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皆有所憾

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所厚也求儀仗使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為右庶子

盧坦為御史中丞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詔貢獻二人皆得罪於朝堂憲宗召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以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

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愛小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内藏使四方知之以昭明德帝深善其言右僕射裴均交結權倖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李元素為侍御史元和中東都留守杜亞素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雒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邙亞意

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直表陳之寧遂得罪命元素就覆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元素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又上疏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悟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

薛存誠為御史中丞時有僧鑒虛盜為姦濫積財巨萬事發獄成中外掌權者更欲摇動之帝初令釋其罪存誠不受詔明日帝又宣旨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將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帝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時京兆尹楊憑驕倨矜大班列惡之夷簡疏憑前後四犯彈奏之憑坐貶臨賀尉賜夷簡金紫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

裴度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詞切忤旨出為河南功曹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寮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扶牀而出人皆聳然

崔從為侍御史知雜遷御史中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

權倖事關臺閣或付仗内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有司孔戡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判官徐玫以狡慝助成從史之姦逆從史既擒孟元陽按節至軍復欲署玫為從事戡遂牒澤潞収玫以候詔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玫於播州

獨孤朗為御史中丞故事憲府選御史多因其長有請然後除授崔晃鄭居中同時除監察皆出於丞相朗即拒而不納晃改授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都

丁居晦為御史中丞頗銳志當官不畏彊禦然而措置或乖中道執政請移易遂復舊官帝疑與當軸者不叶故復舊職居晦前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慷慨有大志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帝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言朝典有素無容過越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王華為侍御史乾符末右散騎常侍李損有子凝吉武寧軍節度使支詳辟為判官及廣明中徐之偏將時溥

逐支詳擅稱留後中和中朝廷加節制溥奏本州幕下賓客一切舊貫至是欲以腹心代之咸誣其寘毒然後聞奏仍表凝吉父損密通其情乞下御史臺鞫理時軍容使田令孜與溥賄賂交結乃遣御史中丞盧渥鍜而成之華𤕤理雪焉令孜怒乃遣人傳宣取歸本軍華拒而不遣乃白宰臣蕭遘云李損與凝吉雖是父子相去數千里誣以知情實曰非辜乃非時請開延英面奏帝遂然之以時溥有勲令孜抗奏遂有詔罷時溥蕭遘王華盧渥裹亂

之後未失朝廷大
綱深為處當也

册府元龜卷五百十五